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三至一百六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張敦培

謄錄監生臣曾際平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三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通禮一

鄭氏玄三禮目録

隋志一卷

佚

三禮圖

佚

按隋志鄭玄及阮諶等撰圖共九卷

阮氏諶三禮圖

三卷

佚

裴松之曰阮諶字士信

隋書注後漢侍中

後魏禮志阮諶禮圖并載秦漢以來輿服

張昭曰阮諶受禮學於綦毋君取其說爲圖三卷多不案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

按初學記引阮氏三禮圖文云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錯以白銀餘書所引但云三禮圖不言阮氏

范氏隆三禮吉凶宗紀

佚

晉書范隆字玄嵩雁門人博通經籍無所不覽著春

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甚有條義後依劉元海爲

大鴻臚

董氏景道三禮通論

佚

晉書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

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

通論非駁諸儒演廣鄭旨

劉氏獻之三禮大義

隋志四卷不著姓名

佚

陶氏弘景三禮目録注

七録一卷

佚

戚氏衮三禮義記

佚

崔氏靈恩三禮義宗

隋志三十卷

佚

梁書靈恩徧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

李受曰靈恩達於禮總諸儒三禮之說而評之為義

宗論議洪愽後世鮮能及

王方慶曰梁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据摭前儒因循

故事

崇文總目其書合周禮儀禮二戴之學敷述貫串該

悉其義合一百五十六篇推演閎深有名前世
晁公武曰靈恩仕魏歸梁爲博士甚拙樸及解析經
理盡極精致正始之後不尚經術咸事虛談公卿士
大夫蓋取文具而已而靈恩經明行修製義宗詩易
春秋百餘卷終桂州刺史此書在唐一百五十篇今
存者一百二十七篇凡兩戴王鄭異同皆援引古誼
商略其可否爲禮學之最
陳振孫曰凡一百四十九條其說推本三禮參取諸

儒之論博而核矣本傳四十九卷中興書目一百五十六篇皆與今卷篇數不同書目又云慶歷中高陽許聞誨爲之序家本亦無此序也

王應麟曰義宗始於明天地以下歲祭終於明周禮儀禮禮記廢興義慶歷中高陽許聞誨爲之序

元氏延明三禮宗略

隋志二十卷

佚

夏侯氏伏朗三禮圖

唐志十二卷

佚

張彥遠曰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勑有司撰左武侯執

旗侍官夏侯朗畫

李氏玄植三禮音義

佚

舊唐書李玄植受三禮於賈公彥撰三禮音義行於

代貞觀中累遷太子文學弘文舘直學士

王氏恭三禮義證

佚

唐書王恭貞觀初為太學博士講三禮爲義證甚精

博葢文懿文達每講徧舉先儒義而必暢恭所説

韋氏叔夏三禮要記

三十卷

佚

舊唐書韋叔夏尚書左僕射安石兄也神龍中拜國子祭酒撰三禮要記三十卷行於代

張氏 鎰 三禮圖

唐志九卷

佚

舊唐書張鎰爲亳州刺史撰三禮圖九卷

梁氏 正 三禮圖

九卷

佚

崇文總目三禮圖九卷梁正撰

張昭曰四部書目有三禮圖十三卷題曰梁氏鄭氏

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鄭梁氏集前代圖記更加

評議

聶氏崇義三禮圖集注

宋志二十卷

存

竇儼序曰昔者秦始皇之重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帝之悪方嚴而人間尚通變上之化下下必從焉是以雙劍崇節飛白成俗挾琴飾容赴曲增抃自然之道也周世宗曁今皇帝恢堯舜之典則總夏商之禮文思隆大猷崇正舊物儀形作範旁詔四方常恨近代以來不能慕遠無所釐正溺於因循傳積世之漸訛爲千載之絶軌去聖逾邈名實謬乖朱紫混淆鄭雅交雜痛心疾首求以正之而名儒嚮風適如所

顧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聶崇義垂髫之歲篤志於禮禮經之内游刃其間每謂春秋不經仲尼恥是闕雅既亂師摯憫之今吉凶之容禮樂之器制度舛錯失之甚焉施之於家猶曰不可朝廷之大寧容濫瀆欲正失於得返邪於正潛訪同志定其禮圖而所學有淺深所見有差異作舍道側三年不成衆口云云何所不至會國朝創制彝器迨於車服乃究其軌量親自規模舉之措之或沿或革從理以變惟適其本

時之學者曉然服義於是博采三禮舊圖凡得六本大同小異其猶面焉至當歸一之言豈容如是吾誰適從之歎蓋起於斯何以光隆於一時垂裕於千古遂鑽研尋繹推較詳求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躬命繢素不差毫釐率文而行恐迷其形範以圖為正則應若宮商凡舊圖之是者則率由舊章順考古典否者則當理彈射以實裁量通者則憲朔用其互聞吕望存其兩說非其學無以臻其極非其朋無以宣

其象遵其文繹其器文象推合略無差較作程立制昭示無窮匪哲匪勤理無攸濟既勤且哲何滯不通有以見臨事盡心當官御物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禮圖至此能事盡焉國之禮事之體既盡美矣物之紀文之理又盡善矣其新圖凡二十卷附於古今通禮之中是書纂述之初詔儼總領其事故作序焉

崇義自序曰舊圖十卷形制闕漏文字省略名數法

式上下差違既無所從難以取象葢久傳俗不知所
自也臣崇義先於顯德三年冬奉命差定郊廟器玉
因敢刪改其或名數雖殊制度不別則存其名而略
其制者瑚簋車輅之類是也其名義多而舊圖略振
其綱而目不舉者則就而增之射侯喪服之類是也
有其名而無其制者亦略而不圖仍别序目錄共爲
二十卷凡所集注皆周公正經仲尼所定康成所注
傍依䟽義事有未達則引漢法以況之或圖有未周

則於目録内詳證以補其闕又按詳近禮周知沿革至大宋建隆二年四月辛丑第叙既迄冠冕衣服見吉凶之象焉宫室車旗見古今之制焉弓矢射侯見尊卑之别焉鐘鼓管磬見法度之均焉祭器祭玉見大小之數焉圭璧繅藉見君臣之序焉喪葬飾具見上下之紀焉舉而行之易於詳覽

陳伯廣跋曰三禮圖始熊君子復得蜀本欲以刻於學而予至因屬予刻之予觀其圖度未必盡如古昔

苟得而考之不猶愈於求諸野乎淳熙乙未閏月三

日

崇文總目三禮圖二十卷聶崇義周顯德中參定郊

廟器玉因博采先儒三禮舊圖凡得六本考正是否

績素而申釋之每篇自叙其凡參以近世沿革之説

建隆二年五月丙寅表上之竇儼爲序詔太子詹事

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拙多所駮正崇義復

引經以釋之其駮義及答義各四卷率列於注釋詔

頒行之又畫於國子監講堂之壁

晁公武曰聶崇義周世宗時被旨纂集以鄭康成阮諶等六家圖刋定皇朝建隆二年奏之賜紫綬犀帶奬其志學竇儼爲之序有云周世宗暨今皇帝恢堯舜之典則總夏商之禮文命崇義著此書不以世代遷改有所抑揚近古云

林光朝曰聶崇義三禮圖全無來歷穀璧即畫穀蒲璧即畫蒲皆以意爲之不知穀璧只如今腰帶夸上

粟文耳
陳振孫曰蓋用舊圖本六家參定故題集汪詔國學
圖於先聖殿後北軒之屋壁至道中改作於論堂之
上以幾代壁判監李至爲之記吾鄉郡庠安定胡先
生所創論堂續三禮圖當是依倣京監今堂壞不存
矣
宋史聶崇義河南洛陽人少舉三禮善禮學通經旨
漢乾祐中累官至國子禮記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刊

板於國學周顯德中累官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世宗詔崇義叅定郊廟祭玉又詔翰林學士竇儼統領之崇義因取三禮圖再加考正建隆三年四月表上之儼爲序太祖覽而嘉之詔曰禮器禮圖相承傳用寖歷年祀寧免差違聶崇義典事國庠服膺儒業討尋故實刋正疑誤奉職效官有足嘉者崇義宜量與酬奬所進三禮圖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所冀精詳苟有異同善爲商確五月賜

崇義紫袍犀帶銀器繒帛以奬之拙多所駁正崇義

復引經以釋之悉以下工部尚書竇儀俾之裁定儀

上奏曰伏以聖人制禮垂之無窮儒者據經所傳或

異年祀寖遠圖繪鈌然弁駁彌深丹青靡據聶崇義

研求師說耽味禮經較於舊圖良有新意尹拙爰承

制旨能整所聞尹拙駁議及聶崇義答義各四卷臣

再加詳閱隨而裁置率用增損列於注釋共分爲十

五卷以聞詔頒行之拙崇義復陳祭玉鼎釜異同之

說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尚書張昭等奏議曰按聶崇義稱祭天蒼璧九寸圓好祭地黄琮八寸無好圭璋琥並長九寸自言周顯德三年與田敏等按周官玉人之職及阮諶鄭玄舊圖載其制度臣等按周禮玉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及璧羡度尺好三寸以爲度之文即無蒼璧黄琮之制兼引注有爾雅肉倍好之說此即是注璧羡度之文又非蒼璧之制又詳鄭玄自注周禮不載尺寸豈復別作畫圖違

經立異四部書目內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勑禮官修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又稱不知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不言名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更加詳議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潁川綦毋君取其說爲圖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正刪爲二卷其阮士信即諶也如梁正之言可知諶之紕謬兼三卷禮圖刪爲二卷

應在今禮圖之内亦無政祭玉之説臣等參詳自周公制禮之後叔孫通重定以來禮有緯書漢代諸儒頗多著述討尋祭玉並無尺寸之説魏晉之後鄭玄王肅之學各有生徒三禮六經無不論說檢其書亦不言祭玉尺寸臣等參驗畫圖本書周公所説正經不言尺寸設使後人謬爲之説安得使入周圖如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璧以爲祭玉又配合羡度肉好之言彊爲尺寸古今大禮順非改非

於理未通又據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三禮義宗內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效地之數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以為靈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尤不合禮臣等竊以劉向之論洪範王通之作元經非必挺聖人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益於教不為斐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

聿稽古訓祭玉以十二為數者蓋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之玉牒十二寸圜丘之籩豆十二列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內守皆長尺有二寸又祼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行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裘搢大圭行稽奠而手秉尺二之圭神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祼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思議論理未為失所以自義宗之出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為師法今

五禮精義開元禮郊祀錄皆引義宗爲標準近代晉漢兩朝仍依舊制周顯德中田敏等妄作穿鑿輙有更改自唐貞觀之後凡三次大修五禮並因隋朝典故或節奏繁簡之間稍有釐革亦無改祭玉之説伏望依白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爲定式又尹拙依舊圖畫釜聶崇義去釜畫鑊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釜無鑊按易説卦云坤爲釜詩云惟錡及釜又云漑之釜鬵春秋傳云錡釜之器禮記云燔豕捭豚解云古未

有甑釜所以爓挏而祭即釜之爲用其來尚矣故入於禮圖今崇義以周官祭祀有省鼎鑊供鼎鑊文以儀禮有羊鑊豕鑊之文乃云畫釜不如畫鑊今諸經皆載釜之用誠不可去又周儀禮皆有鑊之文請兩圖之又若觀諸家祭祀之畫今代見行之禮於大祭前一日光禄卿省視鼎鑊伏請圖鑊於鼎下詔從之未幾崇義卒三禮圖遂行於世并畫於國子監講堂之壁崇義爲學官兼掌禮僅二十年世推其該博

錢陸燦曰周顯德中聶崇義新定三禮圖二十卷援据經典考譯器象由唐虞迄建隆粲然可徵然如彝尊圖中犧象二尊並圖阮氏鄭氏二義而不主王肅之說先是太和中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而聶氏考猶未覈南宋人謂觀其圖度未必盡如古者有由然也

楊氏杰補正三禮圖

三十八卷

未見

𤅢自序曰周禮六篇首曰建國國建而其所重者天地之丘壇祖宗之廟貌也三者既安則不可無宮室庠序之教衣冠車旂之飾寶貨物用之利物物得正和樂生焉有所未和和之以樂有所未正正之以威物正於國則歷象順於天則災咎不形於物格災咎於一時傳簡書於萬世故禮圖之次一曰地利卷二曰丘壇卷三三曰宗廟卷二四曰宮室五曰庠序共一卷六

曰衣冠三卷七曰車旂三卷八曰寶貨一卷九曰物用三卷十
曰樂制一卷十一曰武制二卷十二曰歷象二卷十三曰失
利災應共二卷通圖議三卷序目三卷爲三十八卷 伏惟聖王覽其所圖
鑒其所次法其所大法行其所未行致休祥爲簡書
之傳無災咎爲號令之應歷象得而順禮得而正樂
得而和寶貨物用得而利衣冠車旂得而飾宮室庠
序得而嚴丘壇宗廟得而安天下之地得而制然後
聖神宗支傳億萬載此愚臣次篇之意也

歐陽氏丙三禮名義

宋志五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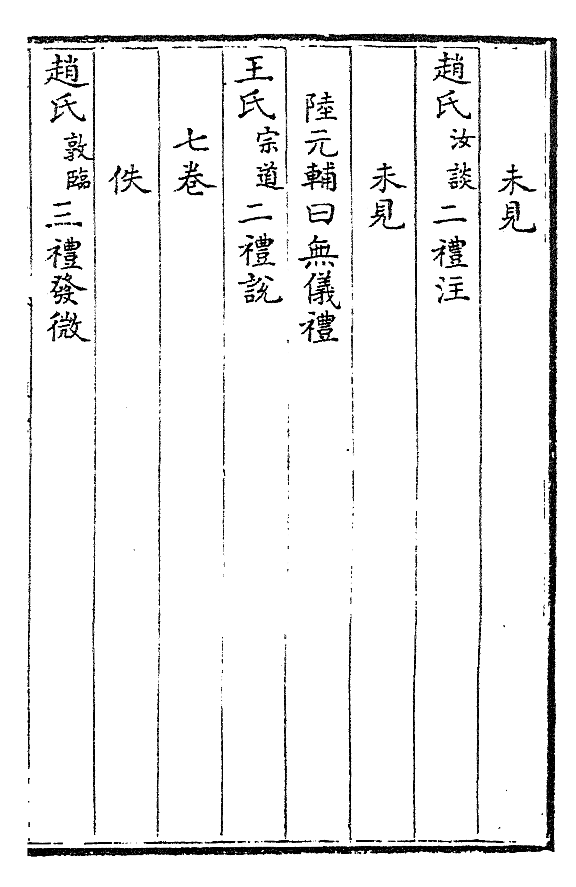
魯氏有開三禮通義

宋志五卷

佚

胡氏銓二禮講義

宋志一卷



未見

趙氏汝談二禮注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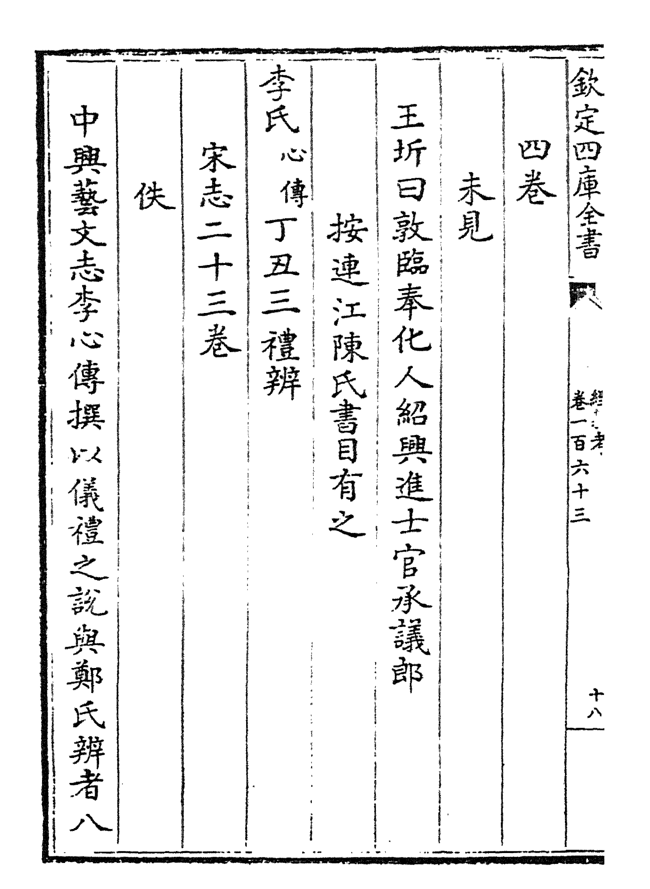
陸元輔曰無儀禮

王氏宗道二禮說

七卷

佚

趙氏敦臨三禮發微



四卷

未見

王圻曰敦臨奉化人紹興進士官承議郎

按連江陳氏書目有之

李氏心傳丁丑三禮辨

宋志二十三卷

佚

中興藝文志李心傳撰以儀禮之說與鄭氏辨者八

十四周禮之說與鄭氏辨者二百二十六皆有据大戴之書疑者三十小戴之書疑者一百九十八鄭氏之注疑者三百七十五亦各辨其所以疑而詳識之

熊氏慶冑 三禮通議 慶建寧府志作夢

佚

閩書熊慶冑字竹谷建陽人少受業於蔡淵後游真德秀劉垕之門

練氏 未 三禮疑釋

佚

熊氏禾三禮考異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四

翰林院檢討朱彞尊撰

通禮二

吳氏澂三禮考註

六十四卷

存

楊士奇跋曰此書本吳文正公澄用朱子之意考定

爲儀禮十七篇儀禮逸經八篇儀禮傳十篇周官六篇考工記別爲一卷見公文集中三禮叙録及虞文靖公行狀如此嘗聞長老言吾邑康震宗武受學於公元季兵亂其書藏康氏亂後郡中晏璧彥文從康之孫求得之遂掩爲己作余近歲於鄒侍講仲熙家見壁所録初本注内有稱澄曰者皆改作先君曰稱澄按者改作愚謂用粉塗其舊而書之其迹隱隱可見至後曲禮八篇皆無所塗改與向所聞頗同遂與

鄭各録一本凡其塗改者皆從舊書之而參之叙録其篇數增損不同叙録補逸經八篇投壺奔喪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之外中霤禘於太廟王居明堂三篇云其經亡矣篇題僅見於鄭注片言隻字之未泯者必收拾而不敢遺今此書逸禮止六篇而中霤禘於太廟其篇題皆不著叙録儀禮傳十篇此書增入服義喪大記喪義祭法祭義五篇叙録正經逸經及傳之外云餘悉歸諸戴記此書傳後復增曲禮八

篇凡增十三篇其中固有載入禮記纂言者矣不當復出也篇目不同如此其中又不及深考也余又聞長老言文正晚年於此書欲復加考訂不及臨沒授其意於孫當當罷官閒居嘗爲之而未就也豈誠然耶然文正分禮爲經義爲傳今此書增入者禮義率混殽無别又其卷首亦載叙録而與卷中自有不合者决非當所爲無疑豈壁所增耶壁素與余往來獨未嘗見示此書其編乾坤清氣集以已意改古人之

作者數處余嘗與之辨皆以余言爲然故知其爲人任意率畧而於此書不能無疑於其所自增也然余旣錄此書不及再見不得質問姑志之以俟知者

夏時正曰草廬吳先生奮起紫陽之後遂述儀禮經傳通解兼取周官曲禮諸篇表章考定註釋之計六十四卷名曰三禮考註於是一經之旨燦然復明於世先生有功是經大矣

羅倫序曰先王之道不行於天下豈人心異於古哉

上之所以爲教下之所以爲學非其道爾禮也者先王之所以爲教也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是故聖人則之以化成天下士有定習民有定志官有定守國有定俗天下之治運於掌矣周衰去於戰國燬於秦穿鑿附會於漢先王之典未墜於地者存什一於千百也宋大儒紫陽朱文公嘗考定易詩書春秋四經以三禮體大未能叙正元臨川吳文正公用繼其志考周官以正六典以大司徒之半補冬官之

闕蓋取陳氏俞氏之論也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蓋
取朱子之論也考三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其公
之志乎我朝東里楊文貞公曰吾邑康宗武受學於
公元季兵亂書藏康氏亂後郡人晏璧彦文從康之
孫求得之掩爲已作以公支言叙録考之逸禮八篇
今存者六篇儀禮傳十篇今增者五篇傳外又增曲禮
八篇凡增十三篇又聞長老言文正晚年於此書欲
復加考訂不及臨沒授其意於孫當當嘗爲之而未

就今此書增入者禮義雜混淆無别決非當所爲豈
壁所增耶文貞之疑是矣倫嘗因其言考之士相見
義公食大夫義叙録用劉原甫所補今此書二義所
補者皆出戴記叙録成於蚤年此書不載年譜先後
不可考而纂言之成明年公易簀矣其可徵無疑也
凡考注所取經若諸侯釁廟取諸大戴而小戴喪大
記亦載之傳若冠義等取之小戴記者纂言悉置不
録今此書增入服義喪大記喪義祭法祭義學記樂

記諸篇皆複出先後取舍矛盾特甚凡敘録所載若冠義昏義等篇編注精審文義粲然其餘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及所增十三篇者綜彚混淆注釋粗略悉取陳氏集說中語割裂而補綴之可考也非公手筆無疑矣獨以其曲禮補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以喪義祭義等五篇補喪祭二禮之傳傳外曲禮八篇盛德言人君之禮入官言人臣事君之禮立孝言人子事親之禮内則言女婦事父母舅姑之禮少儀言

少事長之禮表記言揖讓進退之禮而學記樂記爲是書之終又與纂言不異其名篇取義似非後人所能及者疑公定其篇目未及成書臨歿授其意於孫當其謂是與故後人因而竄入之文貞所聞其誠然耶然與纂言不合又未可深考也公著述之功未有大於此者惜其書未及成而爲後人所亂者如此成化庚寅大理寺卿仁和夏公時正巡撫江右得是本於憲副夏正夫正夫得於編修張廷祥廷祥得於祭

酒胡若思若思之本其文貞之所録者與長樂謝公仲仁時守建昌時正俾繡梓以傳且屬倫校讎之乃訪善本於臨川文正之子孫已不知有是書矣書藏康氏文貞所聞其亦然耶倫時卧病深山僻無書籍仲仁乃取通解注疏諸書旁正而訂之善本未得恐不無譌謬也然聖賢之遺經因是而傳焉三公之用心亦可尚矣河南按察使何廷秀謂予曰沅州劉有年永樂初守太平府進儀禮逸經十八篇逸禮唐初

已亡宋元大儒皆未之見有年何從而得哉然廷秀之言非妄也好古君子上請逸經繼類成編傳以戴記其不入傳者從纂言所類别爲記以附焉則先王之典庶乎無遺矣於戲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人而行君子尊德性以立其體道問學以致其用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文武之政其庶矣乎

鄭瑗曰三禮考注或謂非吴文正公書考公年譜行狀皆不言嘗注此書楊東里謂其編次時與三禮叙

録不同予按支言集周禮叙録但云冬官雖缺今姑
仍其舊而考工記别為一卷附之經後今此書篇首
亦載叙録乃更之曰冬官雖缺以尚書周官考之冬
官司空掌邦土而雜於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
其掌邦土之官列於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支言
叙録云儀禮傳十篇澂所纂次而此書十字下乃加
五字此蓋或者欲附會此書出於公手故揭公叙録
置之篇首又從而附益之耳且公最不信古文尚書

周官古文也其肯據之以定周禮乎及觀其所考次亦不能無可議者如春官大司樂而下皆取而歸之司徒地官大小司徒之職則取而歸之司空然觀周書穆王命君牙爲司徒而有祁寒暑雨小民怨咨思艱圖易民乃寧之語又云宗伯治神人和上下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亦云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與周書之言

實相表裏由是觀之則司徒豈專掌教而不及養宗伯豈專掌禮而不及樂乎叙録所慕儀禮逸經文僅存者止五篇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投壺奔喪也云中霤禘於太廟王居明堂三篇其經亡矣此乃以大戴明堂篇補王居明堂其辭云明堂朱艸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此緯書野史之說會謂禮經而有是乎其以公符補公冠雖公之意然篇中雜記周成王漢昭帝之冠辭其

非古經之文明矣公平昔深惡經傳之混淆豈若是其雜亂而無區别乎予嘗謂諸侯遷廟釁廟奔喪投壺四篇猶略存經之彷彿以之補經尚不能不起人之疑公符明堂之不可補經也决矣

唐樞曰吳氏考注以爲治莫先於教化故冢宰建邦之六典而司徒次之教化莫先於禮樂故宗伯次之有不率者大則兵小則刑故司馬司寇次之暴亂去而民得安居故司空設焉在昔舜命禹作司空任平

水土之事是故爲事典掌邦土惟其掌邦土故司徒之屬易以雜之大小司空文盡在地官自鄉師至司稼皆冬官之文也至其所定六官亦未盡當

按艸廬先生諸經解各有敘録余購得周官禮乃先生孫當所補其餘儀禮則有逸經戴記則有纂言今所傳三禮考注以驗對先生之書論議體例多有不合其爲晏氏僞託無

疑

蕭氏𣁽三禮記

四卷

未見

蘇天爵志墓曰大德延祐間關陜有大儒曰蕭公鄉郡服其行誼士類推其學術朝廷重其名節隱終南山下鑿土室以居盡得聖賢遺經以及伊洛諸儒之訓傳陳列左右晝夜不寐始則誦讀其文久則深思其義如是者三十年自六經百氏山經地志下至醫

經本草無不極通其說尤邃三禮及易又深通六書不失其旨家多藏書手自校讎經傳音訓之訛必字字正之爲文悉本諸經非有裨世教者不言非其人不與翰林姚文公燧曰蕭先生道德經術名世者也陶宗儀曰蕭貞敏公𣂏字維斗京兆人早歲爲吏辭退隱居讀書從公遊者屨交戸外平章咸寧王野仙聞其賢薦之於世祖徵不至授陜西儒學提舉繼而成宗武宗仁宗累徵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未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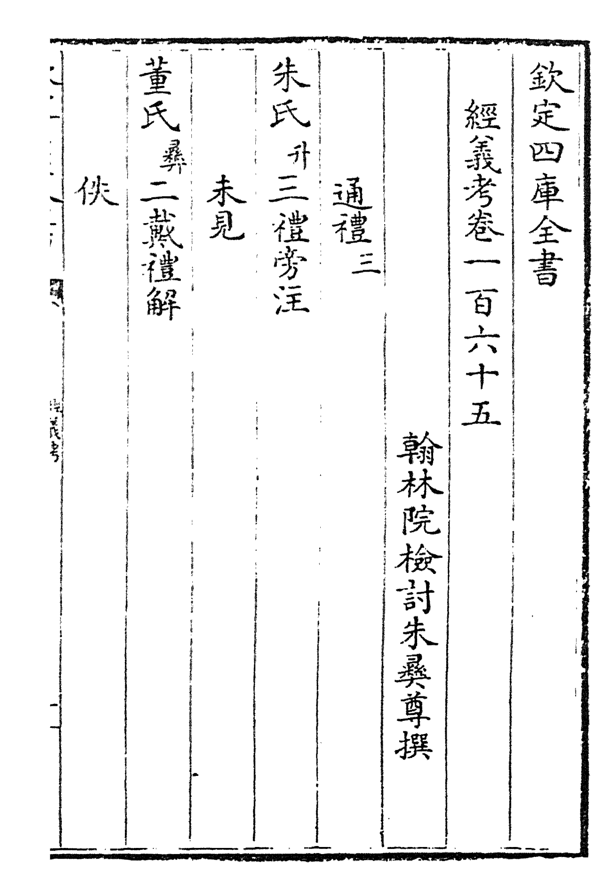
改集賢侍講又以太子右諭德徵始至京師授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尋復得告還山年七十七以壽終

按蕭公三禮說蘇氏墓志不載而連江陳氏書目有之

韓氏信同三禮旁注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四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五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通禮三

朱氏升三禮旁注

未見

董氏彝二戴禮解

佚

樂平縣志董彞字宗文至正間領鄉薦授慶元學正

洪武初爲國子學録

王氏廉三禮纂要

未見

夏氏時正三禮儀略舉要

十卷

未見

浙江新志夏時正字季爵仁和人正統乙丑進士歷

官南京大理寺卿

楊氏守陳三禮私抄

未見

守陳自序曰古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至秦皆缺亡矣漢人僅求得儀禮十七篇其餘亡篇斷簡稍有存者大戴氏掇拾爲八十五篇小戴氏損益之爲四十三篇而曲禮檀弓雜記各分上下馬氏又益以月令明堂樂記共四十九篇後世總謂之禮記列在五經

而大戴氏僅存四十篇不與列焉宋朱子嘗欲析儀禮諸篇而取戴記中可爲儀禮傳者分附其間餘仍別爲記其後編儀禮經傳則又雜取諸事不專於二戴卷帙繁重人不能偏覽焉元草廬吳氏以禮記之完篇無幾其餘多掇拾殘篇斷簡未始詮次而雜亂無章者皆爲之科分櫛剔以類相從而上下文理聯屬亦頗精審然人各異見不盡從也蒙近者不幸當大事而平昔未能講禮故倉卒不能合禮徒抱恨於

無窮塈室衰暮之餘塊然無事日取三禮誦且味之久而粗識其梗槩乃倣朱子而析經附傳倣吳氏而類序亂篇亦以二戴記之不附經者别自爲記然傳取二戴有正附之異不能盡同於朱子類序諸篇自以意次又不能盡同於吳氏蓋二儒皆務著述之精蒙但取檢閱之便是以不同至於傳注雖擇抄諸家而識見庸愚亦未知其當否也夫顧米粟者欲以飽其腹睇布帛者欲以暖其躬蒙之所以抄此禮者豈

徒以檢閲而已哉誠欲究其本末源委以治其心而踐諸躬窮則措之家達則布之國與天下耳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服膺是訓其敢失乎

程氏材三禮考

未見

徽州府志程材字良用歙縣人弘治丙辰進士除汀州府推官擢監察御史疏劾劉瑾馬永成谷大用不

報嘉靖初召還已卒

湛氏若水二禮經傳測

六十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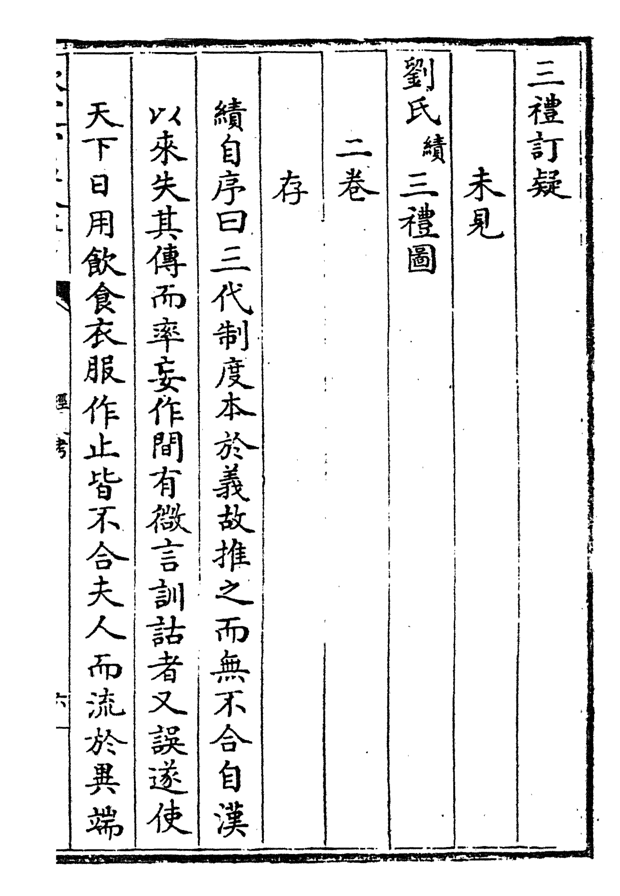
存

若水自序曰夫禮二而已矣曰曲禮曰儀禮小大舉矣先其小後其大禮之序也始乎敬禮之本也子思子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夫威儀者其曲禮乎禮儀者其儀禮乎故曰禮二而已孔子曰經禮

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是故禮一而已夫禮也者體也體也者道也與道爲體者也形而下者謂之文形而上者謂之道粗放乎度數之末而精入乎性命之微其體一也故善求道者求諸禮焉思過半矣夫曲禮所以備威儀之細儀禮所以具禮儀之大二禮無餘藴矣余於讀禮之後隱居西樵之烟霞洞因究觀二禮而竊有感焉進少儀厽曲禮爲上經而儀禮爲下經定冠義等十六篇爲儀禮正傳其王制等二

十三篇雜論不可以分繫而有以相表裏發明者爲二禮雜傳通傳蓋不傳之傳也又別小戴郊特牲等五篇與夫大戴公符等四篇爲儀禮逸經傳庶見存羊之意耳起丁丑迄乙酉凡九年編次既成章爲之測藏之家塾名曰二禮經傳測以補禮經之殘缺焉黄虞稷曰大指以曲禮儀禮爲經禮記爲傳其王制等二十三篇雜論不可以分繫而有以相表裏發明爲二禮雜傳通傳又別小戴郊特牲等五篇與大戴

公符等四篇爲儀禮逸經傳嘉靖十五年若水爲南
京吏部尚書以其書進呈
陸元輔曰嘉靖十五年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進所
纂二禮經傳測大畧以曲禮儀禮爲經禮記爲傳禮
部尚書夏言謂其立論以曲禮爲先與孔子之言相
戾不可以傳示後學惟其好學之心老而不倦宜加
旌奬上曰既戾孔子之言何以傳示後學罷其書不
省



三禮訂疑

未見

劉氏續三禮圖

二卷

存

續自序曰三代制度本於義故推之而無不合自漢以來失其傳而率妄作間有微言訓詁者又誤遂使天下日用飲食衣服作止皆不合夫人而流於異端

矣績甚病之既注易以究其原又注禮以極其詳顧力於他經不暇故作此圖以總之凡我同志留心焉則可以一貫矣

貢氏汝成三禮纂注四十九卷

存

汝成自序周禮注曰周禮者周公所創一代治天下之典也成王幼冲周公相之兼三王監二代綱之以

六官紀之以衆職而禮樂制度備散於三百六十官之中其制作之良要非聖人莫之能者惟是冬官散失俞氏吳氏考而正之力非不勤也顧博采他經雜參記傳而不知正之本經不免矯枉過正汝成之愚竊有以惜聖制不昭於後世王治終不見於天下也即其所定更考經文以天官之卿考六卿之屬事以類從官以職別序次其官於首詳列其職於後博之以諸家之說約之以一得之愚小爲之注以昭古者

設官之本意非敢以掩前作將以俟夫後之君子且庶幾成周之治復見於今也於乎如有用我執此以往至是而可以自信矣乎禮記本二禮之傳記中如王制月令諸篇皆國家制度合於周官者今仍附於周官之後

又自序儀禮注曰儀者威儀也禮者冠昏喪祭燕射朝聘等禮也張淳以為漢初未有儀禮之名後學見其中不惟詳次禮經之大目而又一禮始終威儀節

文無不具焉有儀有禮是故合而名之也女叔齊謂守其國行其政令爲禮自郊勞至贈賄無違爲儀此禮與儀之分也聖人本天理酌人事制爲禮儀以爲人倫品式俾天下爲是事則有是禮行是禮則有是儀舉貴賤賢不肖莫能有過不及焉此所謂修道之教也夫子曰夫禮必本乎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朝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可得而治也先儒遂以此禮爲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興致太平時作

自今觀之郁郁乎文誠非周公莫之能也當時以此藏之有司布之邦國太史執之以涖事小史讀之以諭衆卿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無事則君臣相與講習有事則以爲據依而行此有周盛時上自朝廷下及里巷雍容揖遜相率而約於禮義準繩之中而文度藹然刑措而兵寢治迹獨爲古今冠此其道也但先王時事制曲防禮外無事物外無禮周衰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之此十七篇者特

以士大夫禮而王朝不與且於士詳而大夫諸侯特畧是其數果不止此十七篇也嗚呼其亡逸者亦不幸而不得見其幸存而止此者猶足以仰窺先王盛德之一二顧以無用於今世爲辭遂絶不講則人類幾何而不爲禽獸乎是以朱子晚年於此特用心焉不幸通觧未脱藁而殁然尚頼其書使人知所尊信而汝成之愚得與有聞焉是故自早歲即知所用力也按漢藝文志云經十七篇記一百三十一篇是經與

記别載也而喪服傳又記後人作朱子並混淆於經是固未政削之故至吴幼清氏叙録既知非之及考注之作乃復因之且其爲注簡略特甚予竊病之故此編一仍古經之舊但記中如投壺奔喪文王世子明堂位諸篇亦經禮也經中未備合補其逸又如曲禮内則少儀玉藻深衣大傳郊特牲檀弓諸篇亦威儀也大小儀文亦儀禮之餘也合補十七篇之緒餘至如冠昏燕射聘祭等義服問間傳三年問雜記祭

法祭統等記本皆釋經之傳更不宜淆在禮記之中故今附著於各篇之末焉篇次並如鄭本不間他篇但因朱子所分章次上下其文重加裁節古今先儒之論有裨於經者既所不遺至於一得之愚亦自附焉嗚呼編次之列章節之分諸說之詳歸一之約視前作頗似明備學者茍以身體而循習之豈不驗其信然乎

又自序禮記注曰禮記者傳習先王所制禮儀與其

義而記之也漢高堂生傳禮經五傳而戴德戴聖以禮爲儒林宗德傳記八十五篇今所謂大戴記是也聖傳記四十六篇今禮記是也古言禮者曰經禮曰曲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世傳周禮六官儀禮十七篇爲經此記四十九篇爲傳豈不以爲所記皆二經之餘緒也歟陸氏曰此記二經之遺缺故名禮記是也然二經詞旨邃奥賴記以明謂之傳非過也但自漢以來傳習箋解又以三禮並稱故予今亦不能

變仍稱三禮云原記四十九篇程子取大學中庸以配論孟餘四十七篇內王制月令紀國家制度有裨周禮取附於周官之末凡二篇投壺奔喪文王世子明堂位有類儀禮取爲逸經凡四篇又曲禮上下內則少儀玉藻深衣大傳郊特牲檀弓上下並載大小儀文有裨儀禮取附儀禮之末凡十篇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祭義本以義名爲經之傳無疑也而服問三年問喪服四制喪服小記問喪閒

傳喪大記雜記上下曾子問祭法祭統或釋經之大意或撮經之未備並非記然記述者不倫應附在各經末篇以廣其義凡一十九篇以上通移收三十五篇餘存禮運而下一十二篇仍爲禮記以其通論禮意於六官十七篇無所當也夫周官者周公致太平之書以官著禮以禮定官儀禮者制吉凶軍賓嘉之通禮惟此戴記發揮二禮之旨趣與其節目也記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傳習者尚知所重輕焉

宋儀望總序曰萬歷甲戌冬予行部宣州會東平守貢君安國出厥考翰林汝成甫纂注三禮示之細覽連日然後知貢君於古人微言奥旨多所發明而折衷更定決自胸臆如云以天官之卿考五官之卿以六官之卿考六官之屬事以類從官以職別斯其義雖周公復起不能易也至於考儀禮補傳義正禮記而又更定王制諸篇以修二禮遺逸斯又其獨斷也自向歆父子以還考三禮者衆矣有能總挈衆論更

立體要如太史公所述豈可多哉宣守南海陳俊雅志好古願亟刋布之東平君乃走數百里索予爲序黄虞稷曰汝成字玉甫宣城人正德癸酉舉人翰林院待詔所纂周禮六卷周禮傳二卷儀禮及附傳十七卷儀禮逸經四卷儀禮餘八卷禮記十二卷

李氏黼二禮集解

十二卷

存

黼自序曰禮有三周禮儀禮禮記是也說者謂周禮儀禮並周公之所作而禮記漢儒之所輯也朱子嘗曰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是其義疏耳深恨當時廢經用傳著儀禮經傳通解惜乎未及筆削以詔萬世慨自三代之後遭秦滅學禮樂先壞其幸存者周官五篇儀禮十七篇而已可終廢哉方今聖天子在上大有作爲於是二經獨致意焉將以頒諸

學校而用之科目與禮記並行於世誠一代斯文之
幸顧是二經自鄭賈注疏之後皆爲後儒所淆亂於
周禮乃取五官以補冬官之缺而五官中又互有變
更儀禮凡記文其附在後者取以足經不備之義今
悉錯之於前及其所注皆襲鄭賈注疏之舊雖畧有
增損而無所發明惟吳興陳君復周禮集說秦溪楊
信齋儀禮圖頗得其詳亦非成書黼自早歲竊有志
於是而未有所得研覃精思竭平生之力粗知一二

敢於是書重加訂正凡周禮五官之全文考工記之補亡儀禮十七篇與夫記者之先後次第一復注疏之舊合二禮爲一總名之曰二禮而所集之觧更考注疏及求先儒議論間有文義之未屬者竊以己意通之仍從周禮陳氏集説以官名各置本章之首儀禮楊氏圖以逐節各分逐章之後庶是經無淆亂之病學者無難讀之患將欲獻之於上以副聖朝制作之意第草茅賤士不足以究其業尚當取正於有道

使一字一句一條一節皆至當歸一大闡聖經精微之蘊無愧於諸儒五經之解而後可也

陸元輔曰李君所解皆集諸家之說而間有出己獨見者今載一二條於左以見梗槩於天官冢宰曰﨟按治官之屬自太宰卿一人至旅下士三十二人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不與焉除太宰卿與府史胥徒其餘六十二人自宮正以下凡中大夫即此小宰中大夫也凡下大夫即此宰夫下大夫也凡上中下

士即此上中下士也非此六十二人之外又有一項官也後五官倣此又按六官之屬大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馬大司寇大司空卿各一人凡六人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中大夫各二人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下大夫各四人合司空凡二十六人上士各八人合司空凡四十八人禮記謂天子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與此多寡不同恐非周制令未之考也

黄虞稷曰合周禮儀禮為一集諸家之説間出已見以解之鯆嘉靖間無錫人

表氏仁三禮穴法

未見

仁自序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周禮聖人見諸行事之書也古聖人所以叙彞倫範民物者所存惟此耳予謂乾坤既列禮制斯行聖人因民之宜宜而列為章服物采以教之其儀章可陳也其制度可測也其

精神統會若藏之有穴者則不盡於是也懸崖峻嶺
千里獻奇而其穴乃在一席之地前不可後不可左
不可右不可深不可淺不可一得其中正而千里氣
脉舉羅括無遺矣是禮也經於五倫散於萬物極之
三千三百之繁豈無要會哉竊謂三禮之穴總在一
中中者何喜怒哀樂未發者是也聖人因喜而爲吉
禮因怒而爲軍禮因哀而爲喪禮因樂而爲賓嘉之
禮然皆末也非所謂未發也識情未動廓然太虛斯

爲未發之中故不著喜怒哀樂之情然後可以行吉凶軍賓嘉之禮予彙三禮爲一帙隨文演義頗涉支離而總之以中爲本領世之人忘禮之所自起徒見先王所制之迹遂執章服物采目之爲禮既已大謬矣沿習既久典禮盡湮舉章服物采之粗迹亦顛倒泯滅不可復識則三經所存者乃空谷足音可喜不可厭也雖隨文演義亦烏可以支離少之

李氏經綸三禮類編

三十卷

存

經綸自述曰禮經類編首大學次曲禮次儀禮次周官次通傳後中庸凡三十卷正記二十九卷一百二十四篇外記一卷

陸元輔曰經綸字大經南豐諸生其書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爲綱目而引經傳之文以實之書成未刋行侯學使峒曾購得抄本歸予於嘉定兵後從書肆

得之

鄧氏元錫三禮編繹

二十六卷

存

元錫自序曰三禮本曲禮儀禮周禮而名余聞之李大經云經先曲禮曲禮禮之本也蓋德性之精微中庸畢具故致曲者知微者也是教之本也儀禮者先王以訓齊天下爲之冠以重成人爲之昏以合二姓

爲之鄉飲射以教德讓爲之喪既夕虞喪服以哀死亡爲之郊社饗饋以儐鬼神其親邦國之交秩上下之禮又爲朝覲聘問焉以將之此其行有時其用有地是儀法之大者而治要在論官故周禮建冢宰以儀天建司徒以象地建宗伯春官以廣仁建司馬夏官以成聖建司寇秋官以立義建司空冬官以幹事蓋三禮者周公明天道察民彝以興王治者也韓起適魯歎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以聖

人之道盡於禮也戰國諸侯惡其害已經用播絶自孟子未之及見斯亡久矣漢興河間獻王購得周禮五官而亡冬官得考工記附經後高堂生實始傳儀禮僅十有七篇大小戴次曲禮僅上下二篇又雜諸記中而儀禮冠昏喪既夕虞皆士禮大夫而上禮皆亡惟饋食有少牢有有司徹則太牢亡也特牲少牢惟饋食則饗禮亡也饋饗皆廟事則郊社禮亡也禮大問曰聘聘使大夫則間於事相朝禮亡也聘有公

食大夫則公再饗大夫禮亡也至王覲止覲則春朝夏宗冬遇殷見衆頫禮亡也推斯而言禮闕逸甚矣嗚呼周禮亡而朝無官守儀禮亡而國有失俗曲禮亡而人道或幾乎息矣予讀禮手録曲禮少儀内則玉藻諸篇爲曲禮經上篇其非日用習行古今異宜難施行者爲下篇其儀禮本古經爲經經有義見戴記者類附經爲傳傳錯見他説中者摭取之爲外記凡經十七篇傳十七篇記各附其篇終周禮經仍五

篇考工記類附於後自爲篇匪曰銓訂庸便誦服云

吳氏繼仕三禮定正集註

六十卷

未見

柯氏尚遷三禮全經釋原

未見

尚遷自序曰三代聖人其所施憲度皆可制爲經常之典今考其爲治之迹垂於後世者其書曰周禮曰

儀禮曰曲禮皆周公之所筆削兼三王之舊章而立教者也周禮彌綸天地之道裁制萬物之宜以經理天下儀禮制節人道之大使得其序曲禮於彝倫日用之常立其當然之則使人循行而不可須臾失焉斯三者皆於物我同體之中辨其異以合於同制其違以達於順則文武雖亡而道存矣此周公之心也至宋邵子以易詩書春秋各得四時之府而禮樂則以配陰陽而升降汚隆於四府之間是三禮非四經

比也四經明其理三禮行其事然四經明理之書解義或偏未即害事三禮致用之本臆見穿鑿施之政治必致破壞天下流毒生民豈不尤難於四經也乎愚生也後不獲大儒面命居僻海隅考究乏籍但以世所通傳者誦習時有新得掩卷而歎以正經不亡但爲儒者紛亂遂慨然有復全經之志乃於周禮則削去移官之論以遂人爲冬官經以証經而六典復悟鄉遂之職無府史胥徒爲在民舉教之官而鄉舉

里選之法定授民以十二職取以三征而賦斂明井田只定一夫之經界萊易藪牧有制而土地均表司徒司空必以親民而民物得所以春官世婦掌女宮加男爵爲六宮傅母與内宰掌奄人内外通令而萬世無奄人女寵之禍表在位之職與在職之位賦禄有等而官制明明簡稽之制有三番挑選之精而軍政舉五刑爲墨劓宮刖大辟唐虞三代不可廢而世道清明發大司樂三宮之制推明六代之樂辨天地

各有分合祀之禮則禮樂興而神祇得所斯皆周禮大綱可復三代之舊者也儀禮則依朱子家鄉邦國王朝四綱以士之冠昏喪祭爲家禮相見射鄉爲鄉禮朝覲聘享燕食大射爲邦國禮而古經十七篇已備獨缺王朝之禮乃以宗伯五禮爲綱取諸官聯職行五禮之事者定其大綱附以記傳補吉凶軍賓嘉之禮則太史大祭祀朝覲會同執書讀禮協事之經雖云可知其概矣於戴記中表曲禮爲正經而内則

少儀皆統於曲禮玉藻文王世子乃曲禮之文散逸者聚而爲篇漢儒取首句爲之名此五篇乃遺經之幸存者乃以曲禮爲綱標以篇目分其經傳而類次之則三千之條可稽要皆彛倫日用執行天則者也又補學禮宗禮於末則曲禮爲經亦全矣全經既備其有古人傳述以翊經文之不及者則謂之記後賢發明其理者則謂之傳儀禮曲禮傳記必隨經文之後義相聯也周禮則純備古經法不雜也取禮記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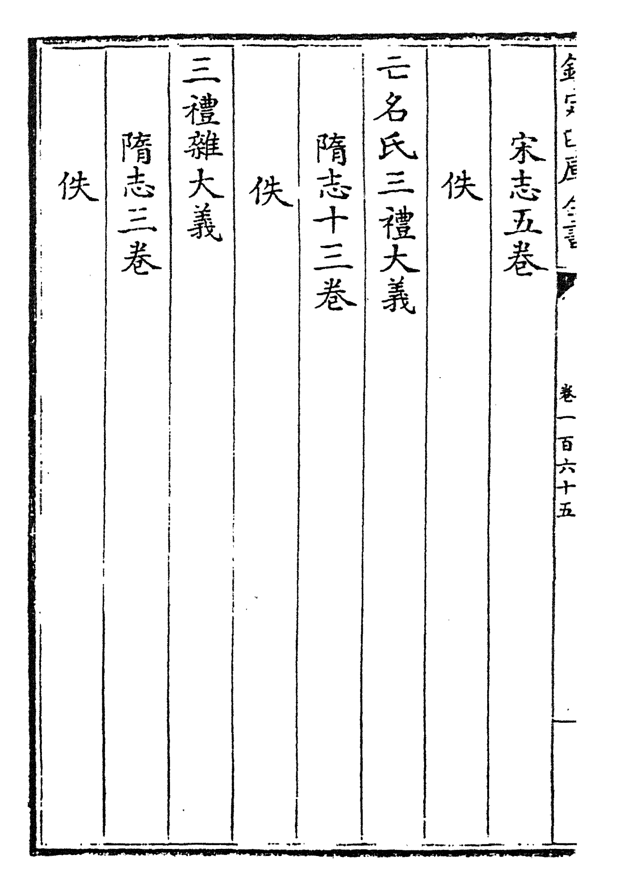
王制月令明堂位内則中珍饌記外取逸司馬法考工記爲周禮内記取仲尼燕居哀公問孔子閒居禮運禮器樂記爲儀禮通傳取表記坊記緇衣儒行爲曲禮通傳自此之外戴記所存盡附儀禮從朱子之意也經傳既定不揆愚陋釋之原之釋則博采先儒以參鄙見周禮幽微廣遠聖人精意所在則章爲之原焉儀禮文辭高邃執禮恊事之書則分章附記注釋之外録甘泉湛子之測不别作原曲禮言近指遠

則考古注而詳釋之其有一得要義所在或按或原以别之忘寢忘食殆三十載而後先王制禮聖人垂訓之意復明於天下晚歲留滞南都文獻所萃乃以舊業重新釐正删繁剔繆繕寫成書藏之名山以竢後之君子

陳氏與郊三禮廣義

未見

鄭氏失名三禮名義疏



宋志五卷

佚

亡名氏三禮大義

隋志十三卷

佚

三禮雜大義

隋志三卷

佚

三禮圖

宋志十二卷

佚

三禮圖駮議

宋志二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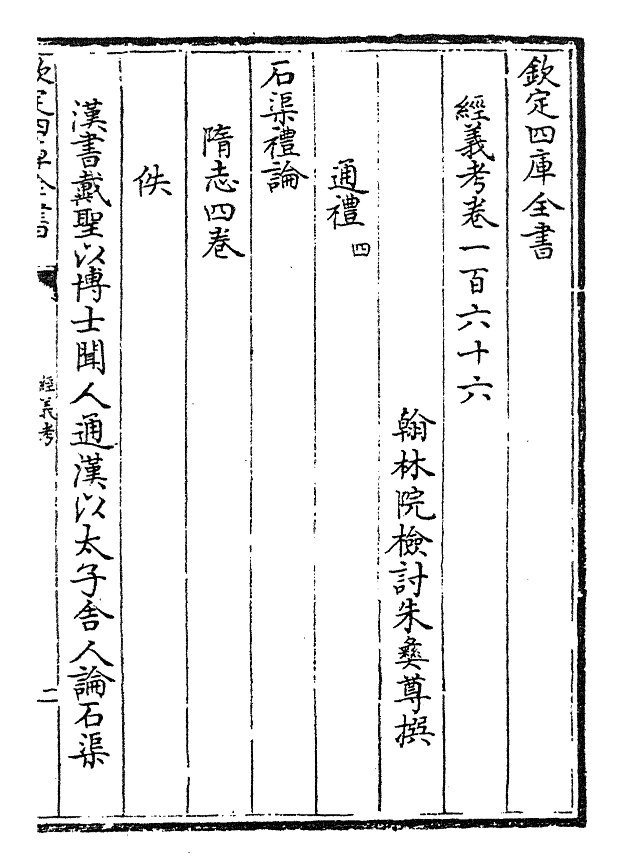
佚

二禮分門統要

宋志三十六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五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六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通禮四

石渠禮論

隋志四卷

佚

漢書戴聖以博士聞人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

隋書戴聖撰

王應麟曰論石渠者戴聖韋玄成聞人通漢

漢石渠議奏

三十八篇

佚

陳普曰石渠虎觀皆一人臨決豈一人之見獨高於天下乎

按孔氏詩禮正義及後漢書志注每引石渠

禮議然多係節文惟杜氏通典差具本末今載於後一曰鄉射請告主人樂不告者何也戴聖曰請射告主人者賓主俱當射也夫樂主所以樂賓也故不告於主人也一曰宣帝甘露三年三月黃門侍郎臨失其姓奏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何也戴聖曰鄉射至而合樂者質也大射人君之禮儀多故不合樂也聞人通漢曰鄉射合樂者人禮也所以合和百

姓也大射不合樂者諸侯之禮也韋玄成曰
鄉射禮所以合樂者鄉人本無樂故合樂歲
時所以合和百姓以同其意也至諸侯當有
樂傳曰諸侯不釋懸明用無時也君臣朝廷
固當有之矣必須合樂而後合故不云合樂
也時公卿以玄成議是一曰宗子孤為殤言
孤何也聞人通漢曰孤者師傳曰因殤而見
孤也男二十冠而不為殤亦不為孤故因殤

而見之戴聖曰凡為宗子者無父乃得為宗子然為人後者父雖在得為宗子故稱孤聖又問通漢曰因殤而見孤冠則不為孤者曲禮曰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此孤而言冠何也對曰孝子未曾忘親有父母無父母衣服輙異記曰父母在冠衣不純素父母殁冠衣不純采故言孤言孤者别衣服也聖又曰則子無父母年且百歳猶稱孤不斷可乎通漢

對曰二十冠而不為孤父母之喪年雖老猶稱孤一曰諸侯之大夫為天子大夫之臣為國君服何戴聖對曰諸侯之大夫為天子當繐縗既葬除之以時接見於天子故既葬除之大夫之臣無接見之義不當為國君也聞人通漢對曰大夫之臣陪臣也未聞其為國君也又問庶人尚有服大夫臣食禄反無服何也聞人通漢對曰記云仕於家出鄉不與

士齒是庶人在官也當從庶人之為國君三月服制曰從庶人服是也又問曰諸侯大夫以時接見天子故服今諸侯大夫臣亦有時接見於諸侯不聖對曰諸侯大夫臣無接見諸侯義諸侯有時使臣奉賀乃非常也不得為接見至於大夫有年獻於君君不見亦非接見也侍郎臣臨侍詔聞人通漢等皆以為有接見義一曰聞人通漢問云記曰君赴於

他國之君曰不禄夫人曰寡小君不禄大夫士或言卒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禄既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禄言卒何也聖又曰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不言不禄者通貴尸之義也通漢對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禄者諱辭也孝子諱死曰卒一曰經云大夫之子為姑姊妹女子子無主沒者為大夫命婦者惟

子不報何戴聖云惟子不報者言命婦不得
降故以大夫之子爲文惟子不報者言猶斷
周不得申其服也宣帝制曰爲父母周是也
一曰問父卒母嫁爲之何服蕭太傅云當服
周爲父後則不服韋玄成以爲父歿則母無
出義王者不爲無義制禮若服周則是子貶
母也故不制服也宣帝詔曰婦人不養舅姑
不奉祭祀下不慈子是自絶也故聖人不爲

制服明子無出母之義玄成議是也一曰問夫死妻稚子幼與之適人子後何服韋玄成對曰與出妻子同服周或議以為子無絶母應三年一曰大夫在外者三諫不從而去君不絶其禄位使其嫡子奉其宗廟言長子者重長子也承宗廟宜以長子為文蕭太傅曰長子者先祖之遺體也大夫在外不得親祭故以重者為文宣帝制曰以父在故言長子一

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絶父
祀以後大宗不戴聖云大宗不可絶言嫡子
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絶父
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絶子不絶其
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一曰君子子爲庶母
慈已者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小功
以慈已加也戴聖對曰君子子爲庶母慈已
者大夫之嫡妻之子養於貴妾大夫不服賤

妾慈已則緦服也其不言大夫之子而稱君子子者君子猶大夫也一曰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蕭太傅云以麻終月數者以其未葬除無文節故不變其服為稍輕也已除喪服未葬者皆至葬反服庶人為國君亦如之宣帝制曰㑹葬服喪衣是也或問蕭太傅久而不葬唯主喪者不除今則或十年不葬

主喪者除不答云所謂主喪者獨謂子耳雖
過期不葬子義不可以除一曰為乳母緦以
名服也大夫之子有食母問曰大夫降乳母
耶聞人通漢對曰乳母所以不降者報義之
服故不降也則始封之君及大夫皆降乳母
以上諸條當日羣臣議奏帝臨親決漢制具
存

隋志二卷不著姓名

佚

後漢書鸞撰禮内外記號曰禮略

范氏甯禮雜問唐志作禮論答問

隋志十卷唐志九卷

佚

禮問

唐志九卷

佚

吳氏_商禮難

七録十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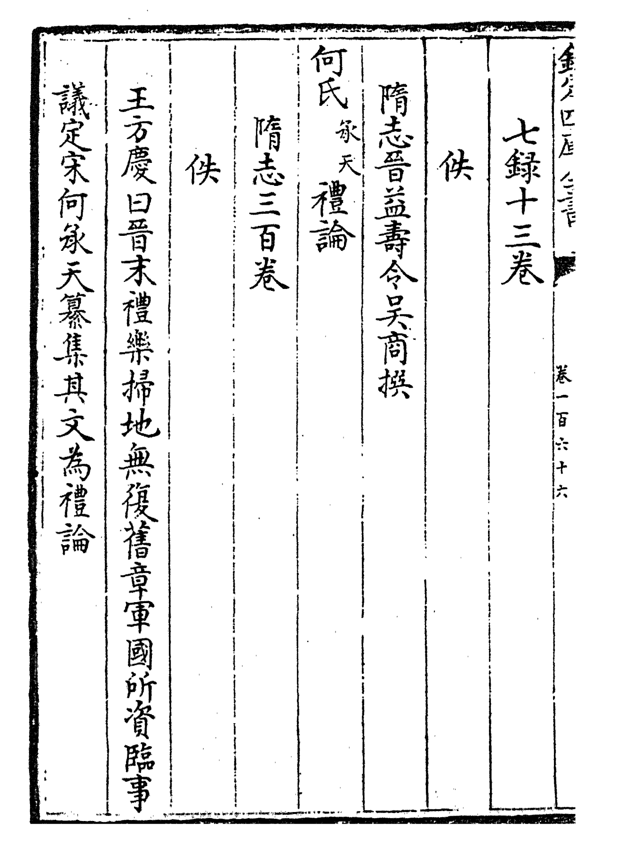
佚

禮雜義

七録十二卷

佚

禮議雜記故事



七録十三卷

佚

隋志晉益壽令吴商撰

何氏

何氏承天禮論

隋志三百卷

佚

王方慶曰晉末禮樂掃地無復舊章軍國所資臨事

議定宋何承天纂集其文為禮論

禮釋疑

七録二卷

佚

徐氏廣禮論答問

隋志八卷又十三卷又二卷殘闕七録十一卷

佚

阮孝緒曰徐廣撰禮答問五十卷

任氏預禮論條牒

隋志十卷

佚

隋志宋太尉參軍任預撰

禮論帖

隋志三卷七録四卷

佚

答問雜儀

隋志二卷

佚

禮論鈔

唐志六十六卷

佚

傅氏隆禮議

七録二卷　唐志一卷

佚

隋志宋光禄大夫傅隆議

周氏續之禮論

佚

宋書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居豫章建昌縣通五經并緯候閑居讀老易入廬山時與劉遺民陶淵明謂之潯陽三隱終身不娶妻布衣蔬食劉毅鎮姑熟命為撫軍參軍徵太學博士並不就高祖之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於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高祖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稱之曰心無偏

咨真高士也尋復南還高祖踐阼復召之上為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三義辨析精奧稱為該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卒通毛詩六義及禮論公羊傳皆傳於世

庾氏蔚之禮論鈔

隋志二十卷

佚

禮答問

隋志六卷

佚

何氏佟之禮答問

隋志十卷

佚

禮雜問答

隋志一卷

佚

王氏儉禮論要鈔

隋志十卷七錄三卷

佚

禮答問唐志作禮雜答問

隋志三卷唐志十卷

佚

禮儀答問

隋志八卷唐志十卷

佚

荀氏萬秋禮論鈔略唐志作禮雜鈔略

七録二卷

佚

隋志齊御史中丞

丘氏季彬禮論

七録五十八卷

佚

禮議

七録一百二十卷

佚

禮統

七録六卷

佚

隋志齊尚書儀曹郎

樓氏幼瑜禮捃遺

三十卷

佚

南齊書東陽樓幼瑜著禮捃遺三十卷官至給事中

周氏捨禮疑義

唐志五十卷

佚

賀氏瑒禮論要鈔

隋志一百卷

佚

郭氏鴻禮荅問

七録四卷

佚

戚氏壽雜禮義問荅

唐志四卷

佚

褚氏暉禮疏

一百卷

佚

張晁曰褚暉字高明吳郡人隋煬帝時為太學博士

董氏勛問禮俗

隋志十卷

佚

董氏子弘問禮俗

隋志九卷

佚

王氏通禮論

十卷

佚

杜淹曰文中子禮論二十五篇列為十卷

賀氏述禮統

唐志十二卷

佚

王氏方慶禮雜問答

唐志十卷

佚

劉肅曰方慶博通羣書尤精三禮好事者多訪之每所酬答咸有典據時人編次之名曰禮雜問答

李氏敬玄禮論

唐志六十卷

佚

陸氏_贄類禮

唐志二十卷

佚

丁氏_{公著}禮志

唐志十卷

佚

杜氏_肅禮略

唐志十卷

佚

崇文總目唐京兆府櫟陽尉杜肅撰采古經義下逮當世概舉沿革附禮見文以其言約旨詳故自題禮略云

張氏 頻 禮粹

唐志二十卷

佚

崇文總目唐寧州參軍張頻纂凡一百三十五條直

抄崔氏義宗之說無他異聞

鄭樵曰張頻禮粹出於崔靈恩三禮義宗有三禮義

宗則禮粹為不亡矣

李氏公緒禮質疑

五卷

佚

何氏洵直禮論

宋志一卷

佚

陳氏祥道禮書

宋志一百五十卷

存

鄭氏鼎新禮樂舉要

佚

禮樂從宜集

佚

閩書鄭鼎新字中實仙遊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知晉江縣尋通判處州鼎新少受業黃榦之門而與楊復游嘗考究禮書成編名曰禮樂舉要又撰禮樂從宜

集

陳氏普禮編

佚

普自序曰自五霸以來至今天下豈無小康之時至

於人倫盡廢喪紀掃地若七國爭王之日秦人坑焚之餘東西兩漢知力把持之末魏晉齊梁老佛之餘唐人室弟之妻父之妾子之婦强藩孽豎恣睢憑陵之極宋王安石廢罷儀禮毀短春秋之後生人之禍皆蚩尤以來所未有者葢自軒轅迄於東遷其間雖有有扈有窮桀受之惡甘野鳴條孟津之戰而未嘗有千里流血空谷無人百年荒草若夫七雄劉項之兵赤眉黃巾黃巢武氏祿山劉聰石勒之毒則以億

兆為草菅連數千里朱殷數百年為狐兎之墟益民不見禮樂不明於君臣父子兄弟之義無事則苟以相與有亂則起而相食而復加以農田不井國土無制有生之類無安土之心而衣冠搢紳之士無椅桐梓漆爰伐琴瑟之謀其末勢之所趨固宜然也桓桓晦翁崛起南夏首發明四書以開人心次取周公殘經諸儒傳記脉尋櫽別畝澮川疏志欲開來世之太平決千載之積否天不憖遺未就而歿勉齋黃氏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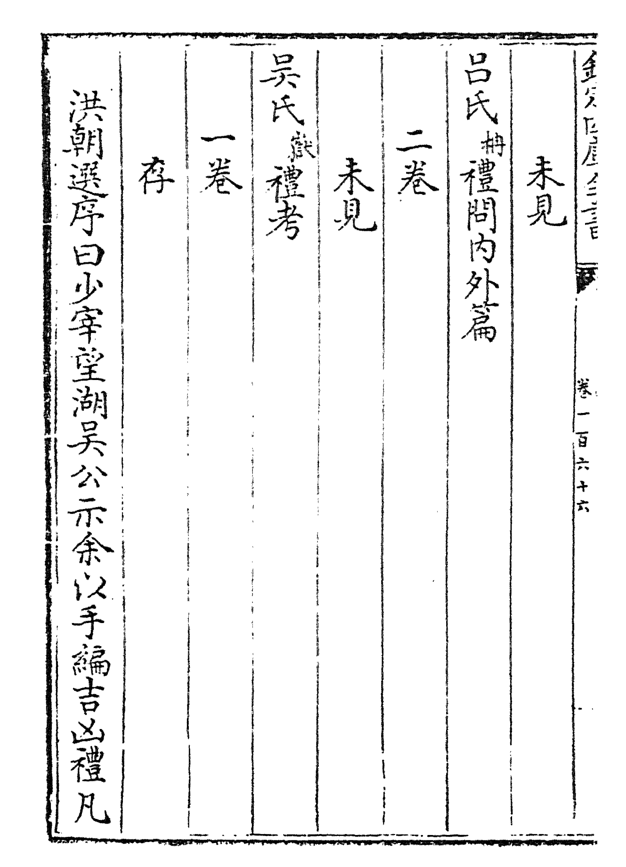
齋楊氏久在師門熟聞講貫繼志喪祭二篇天敘天秩經曲略備而王安石之烈未熄科舉之士至今百年無有以其書為意者曲臺已隔古今鹿洞復就蕪歿可為天地人倫之嘆夫秉彝之文歷刼不滅而品裁萬物扶植綱常之具無一日不在我知書識字朱方斷石湘山蘚文不倦購訪而周公遺典尚存有緒又賴先覺開端發明忍復委之榛莽不問普深山狂簡不學寡聞年十五六讀曲禮少儀知愛之而論於

時俗科舉之習三十四十始脫時文而患難屢貧東西奔走頗聞熊去非自少用心禮樂而貧踪賤武合并良難丁酉歲受平山劉純父之招始見去非於山中書冊塡坐屢空晏如覽記浩博會欲求輔於朋友備書冊闢室堂廣談論取晦翁黃楊之書修補以示方來而未就也顧予雖志求古而未嘗涉晦翁黃楊之藩輒用去非成規更為求要質鬼神告白知友共取十七篇注疏及晦翁所釐三十五卷勉齋信齋喪

祭二禮及圖循去非熟路詳加考訂重為比類仍合三君子凡所經歷採摘經傳史籍開元開寶政和通典會要令律諸書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家鄉邦國朝廷當行之禮當用之器具列大經小紀溯源循流斟今酌古要之不咈於性命之理不失於先王周公之意不背夫子春秋之旨不忝晦翁拳拳經世之心使其行之足以位天地育萬物躋盛治致四靈愈千載之痿痞定為天地一常經古今一通義得為者用之

於身行之於家不得為者藏之以待用而復以其餘力凡有名數備度分事物若天文地理建國設官井田兵刑等事各加研覈務盡見其本末亦各草為一書以待實興豈不愈於掇浮詞吟空詩作燕語敝其賦予之厚於有損無益之薄物絶學之繼庶其在此當仁則為無所辭避致思以起之不倦以終之如其有成當獲陰相亦不虛生世間矣

許氏 判 禮圖



未見

呂氏柟禮問內外篇

二卷

未見

吳氏嶽禮考

一卷

存

洪朝選序曰少宰望湖吳公示余以手編吉凶禮凡

五曰士相見禮曰士冠昏喪祭禮引儀禮禮記經文於前附巳意訓釋於後合而名之曰禮考益禮之文多至於三千三百公特取其切於士庶人家日用之近者以爲維世導俗之助耳余謂禮者緣人情而爲之者也宜人之情所由在禮則所好在禮顧今之人情不喜禮又姍笑行古禮者何歟此無他古禮淡俗禮華古禮繁俗禮簡以其厭淡喜華之心而便於苟簡自恣之習又焉得不以古禮爲桎梏以行古禮之

人為怪異也雖然使人反求於其心之所不安者即而思之吾知必將以其不喜古禮者而不喜俗禮以其姍笑行古禮之人者而姍笑俗人也天下之事患無有倡而興之者耳有人焉排流俗以倡明古道而無人和者余不信也今少宰公既首倡之矣諸君子有不同然和之者乎爰命刻於藩司用觀古禮之行自齊魯始

唐氏伯元禮編

二十八卷

存

伯元自序曰禮者何儀禮與大小戴記也編者何上編中編下編也禮一也而上中下者何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古稱五典五典者禮之所自出也故上編冠昏喪祭俗謂四禮四禮者人道之終始也故中編禮者性之德也道問學所以尊德性傳不云乎待其人而後行夫禮論者學禮之方而行禮之人也故下

編編一也多至十卷少或八卷者何言容服食稱謂餽遺卜筮莫不有動作威儀之則所以身範物先而綱維五典也故以繫之上是謂上編十卷鄉飲酒鄉射投壺覲禮燕禮聘禮猶乎四禮之非時莫行也非力莫舉也故以繫之中是謂中編十卷禮得則樂生故次樂論禮樂備而天下治故次治論治本學學本道也故次學論次道論其煩簡一因乎舊文要之學禮焉耳矣故以繫之下是謂下編八卷夫三編者三

才之義也二十八卷者列宿之義也其意則出於偶合而非有意於其間也然此三禮也不有周禮乎何遺之也曰周禮周官也非為禮也且全而無容編焉其采及家語荀子諸書何也大小戴舊所采有醇有疵有詳有略而吾折衷之者也其儀禮或采或否何也所備者士禮所不備者諸侯大夫之禮也備小戴而漏大戴何也子曰吾從周小戴時王之制而今之同文也故不敢以不備也夫儒者於三禮代有訂正

其最著者莫如紫陽夫子與近代湛元明氏今所傳儀禮二禮分經分傳亦既詳乎其言矣而予異之何也小戴零星錯落大戴掛一漏百倘非比類而分則次第不可得而考也是故可以經則經可以傳則傳是編與二書同也分節而比其類就類而分其次重復者有删殘斷者無遺錯亂者就緒則是編也竊取焉而不敢辭其僭妄之罪也編始於壬辰訖於丙申凡五載半屬司封司銓之暇時或破冗為之急在成

編而不暇盡詳其歸趣若曰倘其體裁便於覽觀不至開卷而茫然使初學之士可讀好古之君子可考也雖有未盡之編猶可以俟後賢於異時庶幾禮教藉以不墜則是編之大指也

亡名氏禮論鈔

隋志六十九卷

佚

禮論要鈔

隋志十卷

佚

禮雜問

隋志十卷

佚

禮雜答問

隋志八卷

佚

禮雜答問

隋志六卷

佚

禮樂議

隋志十卷

佚

禮秘義

隋志三卷

佚

禮類聚

唐志十卷

佚

禮論區分

唐志十卷

佚

禮論鈔略

唐志十三卷

佚

通禮義纂

佚

按通禮義纂不見於隋唐志未詳誰氏所作

太平御覽每引之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六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七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樂

樂經

隋志四卷

佚

漢書王莽傳元始三年立樂經

藝文志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

應劭曰周室陵遲禮崩樂壞重遭暴秦遂以闕亡

沈約曰秦代滅樂樂經殘亡

劉勰曰秦燔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鏘叔孫定其容與瞽師務調其器君子宜正其文

王昭禹曰周禮雖出於武帝之世大司樂一章已傳於孝文之時

胡寅曰禮樂之書其不知者指周官戴記為禮經指樂記為樂經其知者曰禮樂無全書此考之未深者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詩與樂相須不可謂樂無書樂記則子夏所述也

章如愚曰漢承秦火之餘禮廢而樂尤甚制氏世為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所得於竇

公者惟周官大司樂一章而河間雅樂之獻又特采諸子之言以為樂漢學之述古者止於此而已

王應麟曰考工記磬氏疏按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朱文公問蔡季通不知所謂樂云者是何書今考三禮圖以為樂經書大傳亦引樂曰舟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漢元始四年立樂經續漢志鮑鄴引樂經今其書無傳葉時曰世儒嘗恨六經亡樂書然樂不可以書傳也

何則樂有詩而無書詩存則樂與之俱存詩亡則樂與之俱亡詩也者其作樂之本與樂由詩作故可因詩以觀樂無詩則無樂矣韶至齊而猶聞必韶樂之詩尚存也濩至魯而猶見必濩樂之詩未泯也觀乎周之太師掌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以為樂而必教以六詩瞽矇掌鼗鼓柷敔簫管則必諷誦詩此則詩之所以為樂也太師曰大祭祀帥瞽而登歌此登歌之有詩鐘師則以鐘鼓奏九夏此鐘鼓之有詩也籥章

則掌龡豳詩豳雅豳頌此龡籥之有詩也祭祀則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是祭樂有詩也大射則王以騶虞為節諸侯貍首大夫采蘋士采蘩是射樂有詩也凡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是車行有詩也學士歌徹則徹樂亦有詩軍獻凱歌則凱樂亦有詩四夷聲歌則夷樂亦有詩至如大司樂奏六律則歌大呂歌應鍾歌南呂歌函鍾歌小呂歌夾鍾是十二律皆有詩歌也古人以詩為樂

詩存則古樂傳詩亡則古樂廢今不以樂詩不存為憾而徒以樂書不傳為恨豈知先王作樂之本哉

吳澂曰經出於漢而樂獨亡

黄佐曰觀諸豫之象則雷出地奮即合樂之律自下而上可知矣觀諸夔之言則琴瑟下管即雲和孤竹之屬可知矣觀諸商頌依我磬聲則擊石拊石合於鳴球可知矣觀諸春秋萬入去籥則萬舞干戚本合英韶可知矣凡此皆大司樂成均之法也孰謂五經

具在而樂獨無傳耶刿夫歌奏相命聲變成方雖謂之樂記之經可也

楊繼盛曰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滅絕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秩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則廢棄不講全德之微風俗之敝恒必由之良可悲夫

徐師曾曰古有樂經疑多聲音樂舞之節而無辭句可讀誦記識故秦火之後無傳焉

沈懋孝曰昔者仲尼正樂其時六代元音具在樂官如摯如干如襄如曠皆能習其鏗鏘鼓舞唱和抗墜之節大聖審音知樂第為之釐次雅頌之所爾無更其舊也至孟氏時古之詩學幾無好而存之者其後樂經失傳士大夫縱能談説其義然精知者事著絶少所謂聲氣之元通於神明根之性初者邈然何莫求之

朱載堉曰古樂絶傳率歸罪於秦火殆不然也古樂

使人收斂俗樂使人放肆放肆人自好之收斂人自惡之是以聽古樂惟恐卧聽俗樂不知倦俗樂興則古樂亡與秦火不相干也

按周官成均之法所以教國子樂德樂語樂舞三者而已樂德則舜典命夔教冑子數言已括其要樂語則三百篇可被絃歌者是樂舞則鏗鏘鼓舞之節不可以為經樂之有經大約存其綱領然則大司樂一章即樂經可

知矣樂記從而暢言之無異冠禮之有義喪服之有傳即謂樂經於今具存可也

樂記

漢志二十三篇

闕

漢書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

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

葛洪曰竇公庸夫年幾二百

孔穎達曰公孫尼子次撰樂記通天地貫人情辨政治

又曰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著於別録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賔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葢十一篇今雖合

此略有分爲餘十二篇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

王昭禹曰記有樂記樂之傳也非經也樂記作於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儒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是也

熊朋來曰樂記中有與易大傳文相出入其他論禮樂多有格言能記子夏子貢賓牟賈問答此必出於

聖門七十子之徒所記也　又曰樂記本十一篇今
禮家仍分十一章觀其以子貢問樂一句附贅章末
即其篇名矣依正義序次分為十一章一曰樂本凡
音之起至王道備矣二曰樂論自樂者為同至與民
同也三曰樂禮自王者功成作樂至聖人曰禮樂云
四曰樂施自昔者舜作五絃之琴至先王著其教焉
五曰樂言自民有血氣至君子賤之也六曰樂象自
凡姦聲感人至所以贈諸侯也七曰樂情自樂也者

情之不可變也至有制於天下也八曰魏文侯自魏文侯問於子夏至彼亦有所合之也九曰賓牟賈自賓牟賈侍坐至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十曰樂化自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禮樂可謂盛矣此章五十八句重出祭義十一曰子貢問師乙自子貢見師乙至子貢問樂此章吾子自執焉以下多脫辭孔疏依史記改正

吳澂曰禮經之僅存者猶有今儀禮十七篇樂經則

亡矣其書疑多是聲音樂舞之節少有辭句可誦讀記識故秦火之後無傳諸儒不過能言樂之義而已而劉向所得樂記二十三篇又與河間獻王所撰二十四卷不同其二十三篇内之十一合為一篇蓋亦删取要略非全文也

徐師曾曰漢興制氏世為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理其言義理則此篇是也當是古來流傳文字而河間獻王實纂述之非成於漢儒也

河間獻王劉德樂元語

佚

按白虎通德論引樂元語文云受命而六樂樂又云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漢書食貨志引樂元語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不貳價四民常均

黄氏裳樂記論

一篇

存

邵氏囦樂記解

一卷

存

金氏履祥考定樂記

一卷

未見

柳貫曰小戴禮樂記第十九鄭玄目録云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又云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於别録屬樂記蓋十一篇篇雖合而略有分焉唐孔氏正義則謂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名猶在而記無所録矣正義直以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分

十一篇而每篇之中又各自為章總之凡三十四章先生獨有疑焉因為之反覆玩繹優游涵泳則見其所謂十一篇者節目明整瞭然可考而正義所分猶為未盡於是一加叚畫而音義顯白無復可疑此學者所以貴乎平心觀理及其理融見卓則雖跨越宇宙而與聖賢共講亦不過是而已

劉氏濂樂經元義

八卷

未見

呂氏枘大司樂考

十卷

未見

黄氏佐樂記解

十一卷

存

右載樂典

朱氏載堉樂經新說

三卷

存

載堉自述曰按漢時竇公獻古樂經其文與周官大司樂同然則樂經未嘗亡也樂官之屬凡二十分作三類其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此四官為一類蓋大夫士之曉樂者而為國子之師若伶倫后夔輩是也禮記所謂大司成疑即此官也樂師疑即樂正也大

胥大學長也小胥小學長也大師小師瞽矇眂瞭此四官為一類葢皆無目之人及有目而不甚明者若師曠師冕輩是也典同以下則又皆有目者凡官皆受命於天子自下而上以受命次序多寡為尊卑周制一命謂之下士二命中士三命上士四命下大夫五命中大夫此大司樂為中大夫自下而上第五等也每官有正有副其長若干員其佐必倍之若大司樂中大夫二人則樂師下大夫四人乃其佐也樂師

又有佐焉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是也籥師籥章當在韎師之上疑錯簡云

李氏(文察)樂記補說

二卷

未見

黃氏(積慶)樂經管見

二卷

未見

瞿氏九思樂經以俟録

六冊

存

按瞿氏論樂史學遷序之雖經鏤板然卷帙

未定非完書也

張氏鳳翔樂經集注

二卷

未見

鳳翔自序曰禮樂至周而大備周禮大司樂文則周公所手著也漢初魏賔公獻古樂經其文與大司樂合而學士大夫率沿為禮家言無專學也古學庸存於戴記至程子始尊信表章而古者由學入道之大法始賴以存古樂經亡而周公所著經固存於世觀大備於成周而樂其可知也愚竊取程子之意乃表而出之俾專於樂者考焉

陸元輔曰堂邑張鳳翔輯述周禮大司樂以下諸官

而為之注末以小戴禮樂記篇附焉鳳翔中萬歷辛丑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巡撫蘇松等處軍務加太子太保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七